

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葉公超的兩個世界》讀後感

壹、前言

葉公超出身清末官宦世家，乃近代名士與政壇聞人，曾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長、駐美大使、政務委員與總統府資政。早年負笈英美求學，返國後執教北京、暨南、清華、臨大與西南聯大等校，與徐志摩、胡適、梁實秋、聞一多等聞人創辦《新月》雜誌，鼓吹新思潮，後獨自籌編《學文》雜誌，為海內第一位引進詩人艾略特（T. S. Eliot）思想者，其中西文學造詣，嘗為漢學家費正清（J. K. Fairbank）譽為「中國文藝復興人」（A Chinese renaissance man who embraced both cultures.）。抗戰期間棄學從政，官運亨通，遷台後代表國府簽訂 1952 年《中日和約》與 1954 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台海局勢趨於穩定。1958 年 823 炮戰正熾時，葉氏臨危受命出使華府，折衝樽俎，才華氣度頗獲好評，亦為我爭取國際地位。1961 年因受外蒙古入聯合國案及在美言行不慎受人檢舉，被層峰急召返國，隨即投閒置散，遠離權力核心，1981 年病逝，得年 78 歲。

這樣一個橫跨新舊世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如斯一位走過抗戰及兩岸對峙冷戰的大時代見證者，如此一名殫精竭慮縱橫捭闔的風流

人物，當然更應有一本全面性的傳記傳世，俾供後人、尤其是生活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的國人所追憶。

貳、專書大要與評價

前人對葉氏之研究，多聚焦於國府遷台後之外交關係，或是昔日門生故舊之追憶，鮮有對其生平思想做一全面性之考證研究，本書的出版，可說適時填補了這個缺口。本書副標題「從艾略特到杜勒斯」，顧名思義欲以傳記文學手法貫穿全書，探索葉氏的文學及外交世界。首部「知識的泉源」描述葉氏的成長與求學經歷，造就其中西文化根底的深厚；第二部「艾略特世界」主要以其早年學術生涯、評介詩人艾略特與作家魯迅，以及抗戰時期流亡生活為主；末部「杜勒斯世界」藉當時長袖善舞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 F. Dulles）之名，描述其學而優則仕、出使友邦的外交事功，以及罷官後鬱鬱寡歡的暮年生活；結語「一個失敗的英雄」則發出葉氏壯年「飛揚跋扈為誰雄」，晚年卻被疑忌罷黜的嗟嘆，然其一生多采多姿，足堪卡萊爾（Thomas Carlyle）「文人英雄」（the Hero as Man of Letters）之稱譽！

本書對葉氏罷官後的 20 年餘生只有短短 19 頁描述，殊為可惜，這或與葉氏惜墨如金，言行益趨低調謹慎，教書亦被蔣介石總統遣人

關切，¹外界所知不多有關。以他學貫中西的才情，驚濤駭浪的外交經歷，當不難著書立說，卻僅有《葉公超散文集》傳世，不難想像，在那強人統治之白色恐怖戒嚴時代，異議分子出入不自由，作家白先勇就曾述及其父白崇禧偕同葉氏赴朋友家宴遭特務跟監之往事，²本書更爆料葉氏謝世後，其寓所及保險箱遭總統府秘書長假借尋找重要文件而搜索，聰明如葉氏者，不寫日記或回憶錄，也許是一種明哲保身及不得不的無奈。此外，針對坊間有關葉氏劍橋碩士學歷、與艾略特交稱莫逆的以訛傳訛，作者秉持「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之治學態度，多方求證並釐清舛誤，著實盡到了一位傳記作家應有的職責。總體言之，本書拾遺補闕，力圖拼湊出多面向的葉氏世界，誠為近年來研究葉氏不可多得的佳作。

叁、個人心得

筆者不才，謹就葉氏哲人典範、美中台關係的糾結，以及葉氏與《荒原》(The Waste Land) 三面向，提出心得分享。

一、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

葉氏 1940 年應親叔葉恭綽之託，赴上海處理家務，不料被密告藏有毛公鼎，時日本憲兵因先搜出手槍與字畫而未予留意，後葉氏被

¹ 《我追隨過葉公超大使》。

² 《父親與民國—白崇禧將軍身影集（下）台灣歲月》，P130。

捕入獄，屢受審訊，其間密囑家人僱工偽造假鼎方得獲釋，堪稱有保全國寶之功。其次，他於中宣部國際宣傳處倫敦辦事處服務時，為反共與導正視聽，認為應說服社會菁英以督責英政府，故秘密吸收友中英人為我宣傳，而彼此之間互不知情，且列為機密檔案，³這宛若 007 情報員龐德（James Bond）的電影情節，令人驚嘆。另他在國府風雨飄搖、四處播遷的 1949 年，有計劃地將外交部保存之歷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運到台灣，大印更由次長親自保存，不使重要文物資共，更避免了大多數部會遷台後無印可用的窘境。綜上，葉氏親身涉險，權衡輕重，把握時機，作出明智的決定，制訂最佳的策略，足見其智謀。

在擔任外交部常務次長時，葉氏建立員工福利金及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畢業生須經考試才能進入外交部等二項制度。前者在兵荒馬亂、財政困窘的國共內戰時期，發揮了穩定人心的作用；後者的用意在於摒除不公、杜絕黑官漂白，同時吸納更多優秀人才。試想在那民智未開與黨國不分的年代，這需要承受多大的壓力與既得利益者的反撲？在外蒙入會案中，蔣堅持採取動用否決權阻擋，必要時國府不惜退出聯合國的玉石俱焚政策，但葉氏以第一線外交人員的角度權衡利弊得失，一方面奉命與美方周旋，另一方面企圖遊說蔣採彈性策略，

³ 《葉公超與劇變時期的中美關係（1949～1961）》，P35-37。

放棄對外蒙古的否決權，以保住國府在聯合國的席位，這或種下蔣對其不滿之因。葉氏良臣謀國，不以個人毀譽而憂，堅持做對的事，由此可見一斑。

於倫敦時，葉氏曾對一批到訪的華人記者說：「不要怕洋人」，他終身奉行不渝。於《中日和約》協商期間，戰敗國日方態度竟倨傲反覆，出言不遜，葉氏秉理直言，使日全權代表河田烈坦言：「承貴代表教訓，且感且慚。」又藉英文厚底子指正日方翻譯未當，讓日首席團員木村四郎七招認：「用辭未妥，多承指教」。在處理 1957 年民眾搗毀美國大使館的「劉自然事件」中，面臨山姆大叔一手蘿蔔（美援）、一手棒子（賠償損失）的兩難處境，他語重心長地對美國大使藍欽（K. L. Rankin）表明：「請閣下鄭重轉告貴國有關當局，嗣後在中美關係上，應視我為平等夥伴（equal partner），而不把我當作窮親戚（poor relative），甚至於叫化子（hopeless beggar）看待。」即便是弱國外交，葉氏仍然應對得體，不卑不亢，散發「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與勇氣。

葉氏在部長任內，其妻於加州因病需錢孔急，他阮囊羞澀，只好央求駐美大使蔣廷黻周轉 500 美元。前外交家周谷回憶葉氏使美時，三餐餐費均自付，宴客餐費方由公款支應，若使館經費不足，他就將薪資捐入公費開支，足見其為政清廉。1973 年 10 月葉氏七秩華誕，

收到賀禮約 120 萬元，他顧不得經濟上的拮据，竟將此鉅款悉數捐予某基金會，亦可窺其仗義疏財之一面。《論語·子罕》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意謂明智的人沒有困惑，行仁的心沒有憂慮，勇敢的人沒有畏懼；岳武穆亦云：「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葉氏庶幾當之無愧！而我們身為公務人員，尤應以葉氏風範為榜樣。

二、美中台三角關係依然糾結

近代以來，美國與中國的關係誠錯綜複雜矣！二戰伊始，美中既是堅實的盟友，理應平起平坐，然抗日戰爭使中國兵困民疲，亟需美援，不得不對老大哥委曲求全，美將史迪威（J. W. Stilwell）來華監軍即為顯例。史迪威不僅與蔣屢生齟齬，連羅斯福總統也一度要求蔣交出軍隊指揮大權。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開打，美方調停無效，隨著遼瀋、徐蚌、平津戰役中國軍的慘敗，1949 年 8 月美在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後持觀望態度，國府局勢直轉而下，相繼撤退至廣州、重慶、成都等城市，最終於同年 12 月轉進台灣。1950 年初，解放軍逐步攻取沿海島嶼，並在福建集中兵力，為渡海攻台做準備，戰雲一觸即發，所幸同年 6 月韓戰爆發，杜魯門總統下令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台灣終轉危為安，形成今日台海分治格局。

近年來，隨著美國解密檔案及《蔣介石日記》的揭露，我們赫然

發現，私下輕蔑稱蔣為「花生米」(Peanut)的史迪威，疑似密謀於1944年春製造蔣座機空難事件，甚至安排幾個美國人同機以故佈疑陣。⁴而老大哥眼見國府江河日下，為圍堵共產主義蔓延及維護美國在遠東的國家利益，在1949年後的一段時間，一再考慮支持某些特定人選如具留美背景的孫立人將軍、民主派的台灣省主席吳國楨，或是反共又反蔣的第三勢力，「倒蔣」政變與台灣交聯合國託管等傳言始終不絕，⁵凡此種種，蔣及其組建密布的情治系統自有所驚覺與因應。等到蔣在台灣站穩腳步，對美之保密防範自不敢大意，遭人檢舉在美誹謗元首、於蔣日記中被痛責為吳逆（吳國楨）第二、文化買辦與漢奸的葉氏，中箭落馬自不令人意外了。然本書的不足之處或也在此，文本對蔣挖苦揶揄不遺餘力，描述葉氏時除個性率直博學多能外，大抵是孤臣孽子、不失官箴等讚詞，甚而語多抱屈，這固然基於義憤，然過猶不及乃作傳大忌，似應力求不偏不倚。畢竟對照葉氏密友、選擇留在大陸的文學家吳宓，在文革時受盡苦難，死前不斷低喃：「我是吳宓教授，給我水喝；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飯吃！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開燈！」之慘狀，葉氏不致如此不堪。吾人只能喟嘆，處於兩岸強人的統治下，這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生不逢時亦身不由己啊！

海峽兩岸在二戰與韓戰後，被劃入不同的國際秩序中，走向了不

⁴《刺殺蔣介石—美國與蔣政權鬥爭史》，P26。

⁵《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Accidental State: Chiang Kai-she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Taiwan)，P144、P231-232。

同命運。隨著《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使共黨解放台灣抑或國府反攻大陸變成不可能，台灣換來數十年來的休養生息，並成為自由主義經濟陣營的一員，在西方主導建立的規則下，享受經濟成長與所得提升的成果，贏得亞洲四小龍及國際貨幣基金（IMF）「先進經濟體」（Advanced Economy）的稱譽，就大歷史角度而言，奉命赴美、耗時三週並歷經九次談判的葉氏及我在美外交同仁均功不可沒。反觀中國，在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下，造成國力的嚴重倒退，直至1978年，大陸這沉睡的雄獅才真正覺醒，以不可逆的姿態邁向改革開放。如今，這個國際秩序相繼在冷戰結束、中國強勢崛起、金融海嘯與川普入主白宮後，出現質變。唯一不變的是，美中台三角關係依然糾結，而老大哥的一言一行，仍舊挑動兩岸敏感神經。台灣固需自強，但對美工作還是頭等要務，準此，我們需要有更多像葉氏般的人才戮力於外交工作啊！

三、葉氏與《荒原》

本書在文本及附錄既大篇幅論及艾略特，就不得不提《荒原》。湯氏認為詩的語言就在懂與不懂之間，筆者頗有同感，初讀《荒原》似懂非懂，數遍下來，不敢說盡窺其意，但頗能領略其蕭瑟頹敗之意象，茲將閱讀《荒原》感想臚列如下：主題「因為有一次我親眼看見西比爾被關在一隻籠子裡懸掛在庫米城，當孩子們問她：西比爾，你

想要什麼？她回答道：我想死。」影射了一戰後西方文明的墮落及精神生活的枯竭。第一節〈死者的葬禮〉把倫敦形容為滿目瘡痍的荒原：樹木枯萎、岩石發紅，而荒原人不生不死，猶如行屍走肉。第二節〈弈棋〉描述荒原人從上層社會到底層人民縱情聲色、無所事事的可悲處境。第三節〈火誠〉體現荒原上空虛荒蕪的生活，因此詩人籲請佛陀拯救人類：「燃燒吧燃燒吧燃燒吧燃燒吧／啊主啊請你把我救出來吧／啊主啊您救救我吧／燃燒吧」。第四節〈死於水〉描寫腓尼基人耽於無窮欲望，最終陷入大海漩渦而溺斃。末節〈雷霆的話〉指出人們渴望著活命的水，盼望著救世主的出現、世界的復甦及靈魂的再造，然而基督並未重臨，卻聽見蒼穹傳來的巨響，十月革命使「高塔紛紛倒塌」。不同於浪漫主義的抒情詩或現實主義的敘事詩，《荒原》全詩充斥死亡、乾涸意境，瀰漫陰鬱與暗黑色調，俗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水是荒原所需，太多又欲望橫流，如女命相家所預示的荒原人死在水中之結局，可稱為典型的象徵主義詩作。同時《荒原》旁徵博引七種文字和大量典故，甚至是《吠陀經》與佛陀之寓意，這就增加了不熟悉典故的讀者解讀困難，晦澀難懂之感油然而生。葉氏認為艾氏詩作具有古今錯綜的意識、詩中用典，以及主張文以載道等三項特點，的確是相當精闢的見解。

不過，葉氏認為艾氏詩作的重要性「不在他的宗教信仰」，筆者

有不同見解。如《荒原》末節「他過去活著的現在已經死亡／我們過去活著的現在懷著一絲忍耐／正瀕臨死亡」⁶藉基督被囚禁、審判及釘死於十字架，點出荒原之荒的根本原因在於人們不再信仰；荒原等待著降雨，卻「只聞雷聲響，不見雨下來」，最後雷霆告誡人們唯有給予、同情與克制等精神甘露方能得救，亦是艾氏所隱含的宗教救世的理念。又如《四首四重奏》(Four Quartets) 第二節〈東科克爾村〉(East Coker)「用陳腐的詩歌形式做不著邊際的研究，使人對詞義感到難以容忍的費解。」讓人聯想維多利亞時期詩人霍普金斯(G. M. Hopkins)《黑色十四行》(Dark Sonnets) 第三首〈腐朽的慰藉〉(Carrion Comfort) 中耶穌會教士歷經信仰轉變的心路歷程，同樣具有宗教的底蘊。宗教信仰不明顯的葉氏，可能不易體會艾氏的寓意，也難以坦然地面對生命中的逆風與挫折。

若葉氏繼續停留在艾略特世界裡，會不會比在杜勒斯世界表現得更好？葉氏是否誤入政壇，以致暮年發出「若沒有抗戰，我想我是不會進入外交界的。現在我倒有些後悔沒有繼續從事文學藝術。」⁷回想這一生，竟覺得自己是悲劇的主角。」之慨嘆？這在本書是個大哉問。有人替葉氏折翼而惋惜，湯氏則以為葉氏毫無官場習氣，風度翩翩辦事幹練，是個做官的好材料，缺點就是脾氣大，口無遮攔，後悔

⁶ 《荒原 艾略特文集·詩歌》(The Complete Poems of T. S. Eliot)，P78-P114。

云云不過是遁辭罷了。無論如何，教書也行，做官也罷，如果中西素養俱佳的葉氏在世時，能深入理解艾氏思想中蘊含的信仰及「詩人的基本優勢，在於不需要有個美麗的世界去處理；而是要能夠去發現掩飾於美麗與醜陋之下的東西；去看見無奈、恐怖與榮耀。」（The essential advantage for a poet is not to have a beautiful world with which to deal; it is to be able to see beneath both beauty and ugliness; to see the boredom, and the horror, and the glory.）之體悟，或是借鑒屢遭貶謫的蘇軾〈定風波〉：「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尋求慰藉，以豁達的心境面對「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的悲憤與寂寥，相信他必能超脫於現實，此生此世都了無遺憾！

肆、結語

回顧葉氏波瀾壯闊的一生，從一個英美現代詩權威的學院派教授，毅然投身至素無淵源的外交體系，居然成就了偉大的外交事功，如果這是場悲劇，相信大部分的人絕不會同意。

《史記·樂毅列傳》曰：「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意指一個君子與人交惡，不說對方的壞話；忠貞之臣離開了國家，也不為自己的名節辯白而詆毀君王。儘管葉氏名士作風不拘小節，然功在社稷，無愧於職守，於 1961 年奉召自美回台，此後謹

守分際，1978 年獲准赴美舊金山開會，事畢即返國，並未藉此滯留外邦或發表辱國言論，自非吳國楨第二，誠可謂昌國忠讜，是良臣亦為忠臣也。雖抑鬱而終，生前未得其應有之公道與榮耀，本書紀實傳真，發微抉隱，適切地還原葉氏這位無雙國士的全貌，他若地下有知，當含笑九泉矣！

參考文獻

1. 王丰，《刺殺蔣介石—美國與蔣政權鬥爭史》（台北：時報文化，2015）。
2. 白先勇，《父親與民國—白崇禧將軍身影集（下）台灣歲月》（台北：時報文化，2013）。
3. 林孝庭，《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Accidental State: Chiang Kai-she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Taiwan）（台北：遠足文化，2017）
4. 陸景武，《我追隨過葉公超大使》（台北：僑協雜誌 151 期，2015）。
5. 黃淑薰，《葉公超與劇變時期的中美關係（1949～1961）》（台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2）。
6. 湯永寬、裘小龍等譯，《荒原 艾略特文集·詩歌》（The Complete Poems of T. S. Eliot）（上海：上海譯文，2012）。